

亲情也是一种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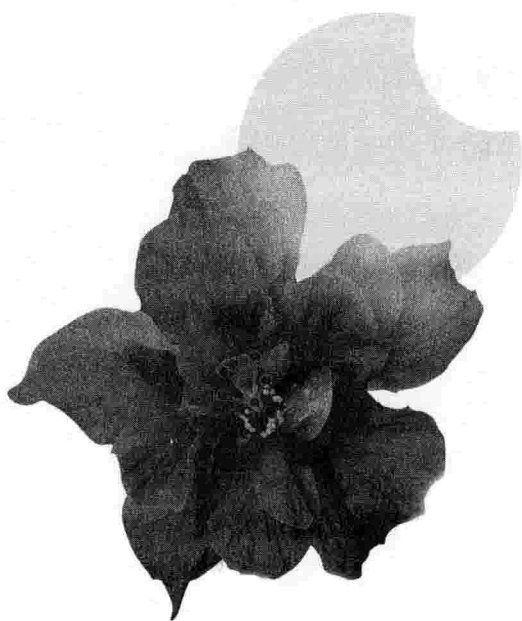


王紫——著

QINQING
YE SHI YI ZHONG TONG

漓江出版社

亲情也是一种痛



QINQING
YE SHI YI ZHONG TONG
王紫——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情也是一种痛/王紫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407-6783-9

I. ①亲…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4894 号

责任编辑:周向荣

装帧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5 字数:14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目 录

- 1 谁能保证老来还是那个伴儿 /1
- 2 人人都有渴望幸福的本能 /6
- 3 基本无人能免俗 /12
- 4 鱼肝油风波 /19
- 5 凡事都经不起揉搓 /31
- 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8
- 7 原来老年婚介市场如此广阔 /48
- 8 春节回家 /60
- 9 一定要挂专家号 /77
- 10 咸鱼翻身 /96
- 11 搬家 /114
- 12 大龄赶考者 /127
- 13 老有所乐 /138

- 14 女友之约 /147
- 15 打断骨头连着筋 /160
- 16 经济适用房 /171
- 17 捐款修路 /178
- 18 “同工不同酬” /190
- 19 “偷菜种菜” /197
- 20 亲家亲 /214
- 21 尾声 /226

／
谁能保证老来还是那个伴儿

石晓琴坐在书柜前，看着那一堆堆因为久不翻阅而散发出阵阵霉味的旧书，一时不知从哪里下手。她想给自己找点事做，但心里有点乱。

妈妈过世已经第五天了，换句话说，这是石晓琴丧假的第五天。按道理，她应该在丹城老家陪伴爸爸，为妈妈料理后事，可是她已经怀孕快八个月了。妈妈过世的当天晚上，她和陆建诚赶最后一趟快巴车回了丹城，但还是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接到父亲电话时，石晓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任凭陆建诚在旁边百般安慰。石晓琴想撕心裂肺地哭，但不能，她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是的，妈妈的病不是一两天了，现在离别的日子终于还是到来了，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要用理智让眼泪尽快停止。

作为一个准母亲，为了孩子，她不能失声痛哭；作为一个女儿，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纠结啊！但她必须学会承受。

石晓琴不知自己是怎么收拾的东西又是怎么上的车,全靠陆建诚在一旁伺候着。夜色中公路两边的山峦浮现出黑黝黝的轮廓,要是在白天,这些喀斯特地貌的山峰会显示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壮美奇观,可在晚上,它们就变幻成了神态扭曲的山神恶魔。如果快巴车在二级路上开得慢些,便仿佛会被这黑色一口吞食掉。离开丹城这么多年,石晓琴从不坐夜车回去,因为她害怕看到这样的山色。但今天,她别无选择。

石晓琴一路都在默默地掉眼泪:“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等我把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再把老妈接走呢?”陆建诚一直在给石晓琴擦眼泪,一边轻轻地拍着石晓琴的肩膀:“老婆,想开点,人死不能复生,要为肚子里的宝宝想开点。”想哭不能大哭,石晓琴已经很克制了。

第二天家里人全去追悼会了,就剩石晓琴看家。按照风俗,有身孕的人不能去火葬场,那里阴气太重,会动到胎气。

石晓琴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晃荡,她坐到一张凳子上,旁边是妈妈生前最后睡过的床。床上的物品已经被收拾干净,但还是能闻到床上浸润出的褥疮膏、酒精、消毒水和尿液等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产生的奇怪味道,这就是母亲给石晓琴留下的最后的印象。它是那么强烈,弥漫在这间并不宽敞的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很快便渗透到了石晓琴的脑子里。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石晓琴只要一想起妈妈,大脑里便立即会产生这样一种气味,挥之不去。

石晓琴努力去回忆母亲生病前的音容笑貌,可是印象都很模糊。她起身来到书房,在书柜的最上层翻找相册。石晓琴家里有

十八本大小不一、式样不一的相册，在当年那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年代，石晓琴的父母每年都会在各种纪念日照相，全家福、旅游纪念、生日照……从照片的数量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曾经殷实的家庭，但这一切从母亲得癌症起便悄然结束了。

石晓琴翻开了一本全家福相册，因为久已无人翻阅，潮湿的相片与胶纸贴在了一起，每一张相片的中央都有一块白斑，看着非常吃力。石晓琴耐心地把胶纸与相片一张张地分离开来。

这本相册里详细地记录了石晓琴满月、生日到考上大学全家桂林游，以及春节、周末郊游等全家在一起的照片。石晓琴的目光停在一张全家站在漓江边的照片上，照片上的母亲笑容是那样亲切，脖子上系的小蓝花丝巾轻轻地随风飘起，真好看！石晓琴的眼睛模糊了。“妈妈、妈妈！”石晓琴在心里呼喊着，这个世上最疼爱她的亲人就这样离她而去了，永远地离去了。

当天晚上的白宴石晓琴参加了。老石和陆建诚一直在忙着招呼客人，石妈妈生前的同事也都来了，大家看到了石晓琴的大肚子，都过来打招呼：“这是晓琴吧？多少年都没见了，和小时候一点都不像了，几个月了？快生了吧？唉，可惜你妈……节哀吧，得癌症能够坚持那么多年，你妈也算坚强了。”石晓琴的眼泪在眼里打转，但没有流出来。是的，得了癌症就相当于被宣告了死刑，这个死期迟早会来，从这个角度讲，妈妈的死期已经被延长了，癌细胞转移扩散后又活了五年。五年哪，虽然瘫痪在床，但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于妈妈的死，石晓琴心中早已进行过无数次假设，只是

每次她都不愿面对；现在终于到来了，发生了，仪式也接近尾声了，按照逻辑，她的心里应该要释然些了。

丹城是一座被大山环抱着的小城，这里大一点的酒楼基本都集中在一条街上，马路斜对面拐角处的酒楼人声鼎沸，那边摆的是满月酒。“看来今天日子不错。”石晓琴想。中国人对吃的情感如此之深，结婚要吃、生孩子要吃、考上大学要吃、搬新房要吃，死了人也要吃。一生中所有的大事都要与吃联系在一起，紧密到哪怕生死只是一街之隔。她突然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一场宴席是为母亲摆设的，所有来的人都是母亲生前的朋友，可是母亲却缺席了。白宴的目的就是要通告大家，这家里有人不在了，谢谢朋友们在她生前对她的关照和帮扶，这就是人生的谢幕宴啊。

桌上的菜式搭配得荤素合适，一看就知道是老石亲自点的。

老石是个生活的能手，样样活儿都能摸得着门道，一个大院里谁家出了什么事忙不开，都喜欢叫老石帮忙。可这一天，他却要为自己的老婆张罗白事了。石晓琴试着去揣摩父亲心里的想法，可却被眼前这热闹的场面迷惑了，她看不出父亲脸上的伤感，只有疲惫和憔悴。这两天他一直在忙碌着，对于老石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样劳心劳力的事已经让他完全超负荷运转了，他太累了，疲惫的感觉足以把伤感覆盖。但石晓琴知道，这一场酒宴上心最痛的人就是父亲。这么些年，手术、化疗，父亲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刚知道母亲得癌症时，石晓琴还在读书。孩子的生活费、妻子的治疗费，压得老石喘不上气，他到处筹钱，凭着早年的技术，跑到大山里帮朋友打理矿井。后来，妻子化疗的次数越来越多，老石不得不在

单位办理了提前退休,原本帮朋友打理矿井的差事也推掉了,带着妻子一趟一趟地去省城化疗。

石晓琴记得,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回来看母亲。当时的母亲已经是骨瘦如柴。癌症晚期的病人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疼痛的摧残,能量已快消耗殆尽,她用无限悲伤的口吻对石晓琴说:“我知道我已经快不行了,现在也就是苟延残喘。就算你肚里的宝宝生下来,我也没有力气去抱他了,但你有家公家婆在,有陆建诚在,他们会照顾你,我放心。现在我就是担心你爸爸,我病的时候有你爸在床前照顾,等你爸老了,谁来照顾他呀?不是说你不孝顺,可儿女哪能比夫妻呀!”老石后来知道了这番话,叹了口气说:“有你妈在,我总还是有个说话的人哪!”石晓琴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少时夫妻老来伴”,可谁又能保证老来一定还是那个伴呢?孩子可以照顾老人的起居,可说句话的人去哪里找呢?现在母亲彻底离开了,晚年丧妻,父亲将会如何继续今后的生活呢?

所有的仪式在第三天全部结束了。那天晚上,老石把陆建诚和石晓琴拉到面前,说道:“你妈的后事也弄得差不多了,你大姑还会在这儿陪上我几天,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完了再回怡州。我们都是外地人,在丹城也没有什么亲戚,你大姨那边我也打过电话了。唉!现在你姨父的老年痴呆是越来越严重了,一点也离不开人。一切简简单单吧。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出去旅游一趟,散散心。你们先回南江吧,小陆一定要好好照顾晓琴,让宝宝健健康康地生下来,到时候我去南江看外孙。”

就这样,石晓琴两口子满怀惆怅地带着父亲的叮嘱回到了南江。

人人都有渴望幸福的本能

南江的夏天总是会提前到来,没有任何先兆,从刮北风到吹南风只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对于天气预报出现的失误,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总是能以足够的包容度一笑置之。

突然的转暖使地板上不停地冒水珠。

“再不整理,这些书更该发霉了。”石晓琴想着,便弯下腰开始翻捡起来。当她把书柜里的书整理完毕的时候,已是大汗淋漓。虽然陆建诚出门前交代说等他下班再整理,但她还是想自己弄。一来是因为告诉陆建诚如何整理要比她自己收拾还费劲;另外她也想找点事做,让自己不再想东想西。

石晓琴喝了一大杯水,斜靠在沙发上休息,又一次打量起这套老房子,眼里流露出深深的失落。这是一套两室两厅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建于七十年代末,轮到石晓琴两口子住进去的时候,已不知是几易其主了。地上贴着米字形的五颜六色的花瓷砖,进门的地方花色早已看不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磨得锃亮的水泥地面;墙

面有些泛黄,靠近厨房的一面被熏得有些发黑;客厅的天花板角落又趁着这发霉的季节新添了一大块渗水的印记,就像一个妆容已经残败的女人,脸上多长出一片黄褐斑,既然已经丑陋了,也就无所谓再多出现的这片狼藉。回南天(指华南地区每年春天气温回暖湿度回升的一种天气现象)整个屋子湿气很重,让人有喘不上气的感觉。小区里类似的房子还有很多栋,由于整栋楼的墙体是采用一次性灌注而成的大块水泥板砌成的,所以统称“大板房”,这个小区也就索性叫做“大板新区”。初来乍到的人一听这名字,都以为与日本的大阪市有什么联系;而事实上,这种建房子的方法是当年向苏联学习的,算得上南江最早的住宅小区了。

陆建诚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机关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按照论资排辈的原则,陆建诚毫无悬念地住进了一楼楼梯下的这套小两室。结婚的时候石晓琴不是没有想法,但新房对他们俩来说实在是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陆建诚的父母都在桂西北老家农村,奋斗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从乡下挤到了镇上,养两个儿子,能供一个上大学已经相当不易,根本不可能再为儿子的婚事拿出钱了;而石晓琴这边迫于母亲的病情,也实在不可能再有任何不现实的想法。“先把婚事办了吧,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石晓琴在心里安慰自己。她有自己的小算盘。不管怎么说,陆建诚好歹还是“有房一族”,还算是个国家干部、公务员,人长得虽然瘦弱了一些,但总还算个儿高,在南江,能够找到配得起石晓琴这个高度的男性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最关键的是,陆建诚会疼人。

亲情也是一种痛

“农村走出来的男人就是这点好，懂得珍惜，没那么多心眼，陆建诚人很老实，会对老婆好的。”这是石晓琴母亲见到陆建诚后对他的评价。刚结婚时，石晓琴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似乎就要忘记了房子对她内心的触动，但随着身边同学朋友一个个结婚，搬进新居，石晓琴的满足感也与日俱减。每次参加朋友婚礼的日子必定是石晓琴郁闷不已的日子，她总是要找个话茬宣泄一下自己心中的不悦。

“老公，你觉得何青的新房怎么样？”这通常都是石晓琴的开场白。

“还行吧，不过我觉得厨房还是小了点，多一个人进去就有些转不开了。”

“得了吧，还转不开呢。我们家厨房倒是转得开啊，水泥灶台，哼！所有的厨具都是敞开式摆放，谁做菜都不怕找不着东西。”

“这不是抬杠吗？你不是问我何青的新房吗，怎么又扯到自己家来了？”

“是啊，人家一结婚就有新房了，我们的新房在哪里？”

“你怎么又来了？你也不想想，人家何青两口子家是什么情况，我们俩家又是什么情况？”

“是啊，人家一结婚父母双方就把新房给安置好了，李兴强家出的首付，何青家出的装修。我们俩倒好，一个是母亲重病在身，一个是世代贫农的穷光蛋。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哪！”石晓琴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丢在床中央，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

陆建诚正忙着把粘在衣服上的礼花条一点点地扯下来，他从

镜子里看了石晓琴一眼。“其实人比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人人都有渴望幸福的本能嘛！但不能按你这种比法，你怎么不想想，何青两口子的月供还得两千多吧，咱们家房子虽然是小了点，可不用月供啊，就这，一个月不也就省下了两千多了吗？”陆建诚拍了拍衣领上的碎纸屑，转身躺在了石晓琴身旁，用手捋了捋石晓琴的头发，他闻到了一丝淡淡的发香味，手不自觉地压在了石晓琴的胸前，划着小圈，对石晓琴耳语道：“老婆，想开点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未来。”陆建诚的手已经划到了石晓琴的大腿内侧。石晓琴深吸了一口气，把头转向陆建诚，说道：“呸，大骗子，当初就拿这么一套破房子把老婆给骗到手。告诉你，一定要买新房，一定要改善居住环境。我可不希望咱们俩的美好未来还没建设好，就把祖国的美好未来给折腾出来了。”

“好，买新房，一定买，为了我们的美好未来。”陆建诚用嘴含住了石晓琴的耳坠，石晓琴感觉浑身一阵酥软，很快就被陆建诚排山倒海的洪流淹没了。

事情往往不会向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石晓琴拿着化验单站在医院门口发呆，上面清楚地写着：尿检结果呈阳性。“这可怎么办？”石晓琴犹豫了，“妈妈癌症晚期，新房的事八字还没一撇，祖国的花朵怎么就来了。”她思来想去，拿起电话往家里拨。

很快便有人接起了电话。石妈妈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但每天躺在病榻上无所事事更令她烦躁不已，她喜欢有人给她打电话，特

别是女儿。她愿意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想女儿的未来,在她意识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为女儿出谋划策,这让她可以暂时忘却癌症的痛苦。石妈妈讲话速度很缓慢,声音很轻,但思维一点不混乱。

她毫不犹豫地告诉石晓琴:“生下来。两个人结了婚就是要生儿育女的,你年龄也不小了,又是头胎。”

“可是……条件还不太成熟。”

“还要什么条件?妈妈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你爸管着我,单位也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你也操不上什么心。你们房子也有了,你不要嫌小,在南江,市中心能有这样的一套房子也是很不错的了,陆建诚没嫌弃咱们家已经很好了。当年我和你爸生你的时候,还住在单位的单间宿舍里,上个厕所还得跑个几百米,还不是过来了?你们来日方长。陆建诚父母恐怕老早就盼着你生孩子了吧,不然乡下人还不说闲话呀?听妈的,没错。”

石晓琴挂上电话的时候,脑子里还是一片嗡嗡作响。妈妈就是妈妈,知女莫若母。她果断地分析了石晓琴觉得不成熟的几个问题,将其一一破解,还把石晓琴未曾想到的公婆的感受都列在其内。条件不成熟,那只是石晓琴的想法,在石妈妈那里一切都很成熟。

“是啊,没准等我生下这孩子妈妈心情一好,又可以多活几年呢。”石晓琴这样想着,脚步开始加快。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石晓琴的肚子也一天一天鼓起来。

从得知老婆怀孕开始,陆建诚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

情是把黄豆泡好,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把鸡蛋煮上,然后打开豆浆机,再去刷牙洗脸,他还专门去超市买了一口煲汤用的电动千年紫砂锅。在南江生活这几年,陆建诚对南江人煲汤的技法掌握的程度就是:把一荤一素放在一口锅里,统一配料姜、酒、盐,味道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他吃不惯放有许多说不出名字药材的汤,理由是“是药三分毒”,东西还是吃原味的好,这让石晓琴很无语,觉得这是陆建诚褪不掉的乡巴佬气,好东西不会享用,但看到陆建诚投入如此大的热情去煲汤,她也不好再说什么,“反正有现成的吃,多好”。萝卜煨排骨、玉米炖猪尾骨、鸡爪子炖花生米……陆建诚每天早上出门前把这些原料往锅里一放,晚上下班就有吃了。石晓琴的食量越来越大,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吃好吃饱吃得有营养上,房子对她的触动再次减弱了。

可是今天,石晓琴很有空。她斜靠在沙发上的时候,大脑迅速地抓住了这个空隙,准确地从数据库里把这条曾经让石晓琴胸中郁结已久的信息调了出来——“房子,房子。”石晓琴叹了口气,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宝宝,对不起了,这就是爸爸妈妈给你安排的出生之地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湿润了。



基本无人能免俗

还有两周就到预产期了。

晚上，卧室里。

“老公，肚子太重了，脚也开始水肿，好累啊！”

“那就休息吧，你这样在单位也干不成什么事。天气又热，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来回挤公车，我也不放心。”

“公车倒也不挤，又不用转车，上车多数时候都会有人给我让位。如果下班高峰期遇到不自觉的，我就会主动站到老弱病残孕的专座旁边，让坐着的人给我让位。”

“哇！这样都行，人家理你呀？”

“干吗不理？那位置明明是给我们这种特殊人群准备的，谁让那些人不自觉了，哼！就是要让坐着的人脸红，这些人的素质要想短期内提高呀，就是要靠我这样敢于直面世事的人对他们进行感官刺激教育。”

“得了得了，要是遇到一个不受你刺激的还反过来把你再刺激